

ECABEEN
A&Q&N&

草本爱情

陈力娇 著



ECABEEN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A&Q&N&

草本爱情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陈力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本爱情/陈力娇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
2005.11

ISBN 7-5387-2011-1

I. 草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0149 号

草本爱情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邮 编	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5638648 发行科: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 china.com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印 刷	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4.8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主要人物档案

万里雪飘 二十二岁,未婚,大学本科毕业,热爱这个世界,总疑心自己不是处女,对周围的一切看不惯,却又无法改变,脑子里全是正统的人文理想和人文关怀。爱思考,严于律己,又有那么一点青春和玩世不恭。漂亮,个儿高,好遭人嫉妒。嫉妒的理由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,恰恰是因为她做对了什么。总好发出疑问,却无法得到回应。她的灵魂在高山上的舞蹈,肉身却不得不在人群中左冲右突。在单位里没人与她交流。她没有立足之地,永远构不成主流。相反那满是世俗味的投机钻营,倒很让人欣赏,很让人折服和效仿,因为那会给人们带来相当多的实惠。但是好人终得好报,她遇到了一个容貌出众品行可心的男子,用她自己的话说,她的男友是那么令她着迷和心颤,感动和神往。

小地 二十九岁,未婚,单位里的出纳,有着十五年的工龄。在单位里是元老,没人敢惹,总是想让自己占上风。一件事能想到多个层面,却常常想错。其实世界很平常,但她不按平常对待,她的判断尺度是表面上的衡量和估测,不管你骨子里有多少善良和美好,只要你表面有一点超过她,触及她,她就会不舒服,她就会挖空心思想法子打垮你。她是科室最高领导人的情妇,不是为情,而是为自己在单位里能有地位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。愿意掌管一切,愿意一呼百应,愿意指挥领导,因为指挥了领导就指挥了大家。她还有个嗜好,好偷。她的偷不是为贫穷而偷,为了贫穷而偷可以原谅,她是为自己的占有和占有后那一刻愉悦而偷。她偷来

的东西不留着,随手就甩出去。因为到手的东西没有在别人手里时有诱惑力,她唯有一样东西留着,那就是钱。

小天 二十三岁,已婚,会计。和小地是统一联盟,说一不二,待人凶狠,但现在却顾不上了,因为她怀孕了。她和小地正相反,小地是明着来,不顾情面,她是背后使绊子,受她妈妈影响她遇事果断,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。她丈夫是给市长开小车的,衣食丰厚,不缺吃不少穿,母亲曾当过市委秘书长,父亲是某县县委副书记。丈夫的父亲是大款,爷爷是退休的老财政局长,曾有过众星捧月的大好人生。两方亲属各家都一个孩子,万贯家财最终都会属于他们。按说这样一个家庭不会有什么烦恼,但他们家的烦恼,就是神仙进入她家蹲点儿,也是同样处理不明白。

杜马 四十八岁,财务科主任,小地的情夫。杜马是个软弱没立场的人,在家怕老婆,在外怕小地,怕小地甚于怕老婆。在为人上也可以给杜马一个美称,叫做八面玲珑,左右逢源,谁也不得罪。或者再准确一点,叫肉筋,面团儿,糨糊都行。尤其对小地,他表现出的性格可谓十分典型。对其他同事他没有个正确的价值观念,不主持公道,他是小地身下的马,他听小地的喝,小地让他往哪里走,他就往哪里走。他的家境也不是太好,老婆总上单位闹,老婆是他后找的,俗话说,头房臭,二房香,三房当娘娘。所以他对老婆从来不奈何。前妻是贩毒分子,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边境被抓获。杜马的人格有些分裂,远近亲疏在他那里没有什么界线,好也是坏,坏也是好,谁都是最亲近的,谁又都是最不亲近的,他如果在意什么,瞬间就过去,然后他很快就会还原。

老年 五十九岁,即将退休,财务科干事。一生无成就,不出大格,老守田园,抱残守缺。早年死了老伴,在千里之外找了一个,却远水不解近渴,最终一纸文书离婚。无个性,无主张,有个哑巴儿子。在单位别人说什么是什么,但是他也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,

就是万里雪飘。他有事好找万里雪飘出主意,他自己想不出个什么道道儿,他就信万里雪飘。万里雪飘说什么他执行什么。

西蒙 二十四岁,未婚,大学毕业,西蒙儿童用品商店经理,后成为公安局刑侦科干事。长相漂亮,非常吸引女性,他自己却浑然不觉。身高一米八五,挺拔,俊秀,十足的白马王子。睿智,看似平静实则内心激烈,从不张扬自己,却是说一不二,我行我素。自己创造的价值不论多少,不管付出多大艰辛,也敢一夜之间花在值得的事情上。他的眼光非常犀利,看人一看到底。

满克 三十岁,未婚,无职业,以卖手机和修手机维持生计。很讲义气,对朋友豪爽不移,真诚有余,是一个怪才。对小地更是痴心不改,死心塌地,是小地的前任情人,但也可以变角度说,和小地处过对象,只是没成。没成还为小地冒险办事,很哥们儿的一个人。犯了错误勇于改正,自己心里先没啥,行动自然也就不别扭。明知小地和杜马好,也不计较,小地搞小地的,他追他的,两不干涉,有道是:是夫妻棒打不回。这话正应了满克,他到底把小地追到了手,却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件。那件事是大事,够满克顿足捶胸一辈子了。

辛德明 二十四岁,小天的丈夫,市委车队司机。中等个儿,长相耐看,好开玩笑,很惹人喜欢,对工作不挑三拣四,很会做人,结果会迎来不少别人得不到的好处。聪明,很爱小天,没有婚外恋。什么事太好较真儿,愿意成人之美,把生儿子看成是自己生命中的不可或缺。活得单纯,活得干净。最恨别人骗自己,受不了那份侮辱。可平生遇到的对手又太强悍,撞击不过,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,为捍卫自己的信念及人格,过早地结束了生命。他死得极其悲壮,自己却极其快活。他为解放自己而全力以赴浴血奋战了。

千里冰封 四十岁,海棠师专中文系老师。上网不和别人聊,专门和万里雪飘聊。长期的精神忧虑、恐惧、憎恨、烦躁以及妻子

的背叛使他有了精神障碍,误杀了自己的学生。他常常幻想出各种场面,思维就按着想象亦步亦趋。他的生活是虚无的,随时更换的,是他自己臆造的。他明白时能带着六岁的女儿生活,糊涂时是女儿带着他生活,他走不出自己的误区,最终的归宿只能是精神病院。入院后他平静了,因为意识里只剩下花鸟鱼虫了,他再也不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操心了。

初念老人 七十岁,在秀水园城南守候一片瓜地的人。一生没娶妻,心里却挂念一个死去的女人。为了那个早已消失的灵魂能与他不时见面,他种了瓜地。他对死去的人好,对活着的人更好,他的瓜地常常有来往的司机到此做客。他还给他们讲故事,讲早年的故事,其中有一个开着红色法拉利跑车的小女孩,最爱听他讲的早年的鬼的故事,这个小女孩天生就和他有缘分。

万里震撼 五十八岁,著名企业家。白手起家,气魄恢弘,就是喜欢女人,特别喜欢年岁小的女人。他的行为和他死去的妻子正好相反,他的妻子就喜欢比自己大的男人,大很多的男人。造物主安排他们生活在一起,仿佛就是为了一种反差和互补。

万里先 二十八岁,万里震撼的长子,无固定职业。父亲的基业他不想继承,也不想出力。他认为那样很麻烦,不如吃着现成的。为父亲奔忙的人还少吗?有那么多人对父亲前呼后拥创造着,他完全可以游逛天下,挥霍钱财,亲历名山大川。他是个花花公子,父亲奈何不了他什么。好在父亲有使不完的钱供他逍遥。

万里赢 二十五岁,万里震撼的次子,医学硕士,一心读书,漠视钱财。他和万里先一样也不想回来承接父业。万里先是父亲信不过他,他有自知之明;而万里赢是父亲有那份心思,他不热衷,他要沿着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路线走。他轻易不回家,只寒暑假回来看看,他舍不下的是他的小妹妹,回来就是奔她而回。三个兄妹中他对最小的妹妹最好,和其他的都很淡薄。

万里飘飘 十七岁,万里赢的小妹妹,小巧玲珑,一床婴儿毯能把她包严了。无职业,和继母经营舞厅,却什么也不管,整天除了冥思苦想就是编织毛裤。天生抑郁,聪明温柔,计上心来时也吓得别人直跑。喜欢开着红色跑车到初念老人那里吃瓜,喜欢听他讲故事,也挺喜欢他的人,她编织的毛裤就是给他的。但是她太小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情感,来自思想还是来自宗族。她寻根,开始是寻母亲,后来却寻到了自己。她小巧柔弱像个时刻要化掉的冰雪之人,她的继母总称呼她为他们家的林黛玉,而我看称呼她为悬崖上的一株雪莲更为客观。

何芳 四十八岁,小天的妈妈,原市委秘书长。清查“三种人”时被降职,后嫌工作不好一直没上班,闲居家中。但思想却没闲着,用不到工作上,却用到了家事上。她是辛德明的克星,她手腕恶劣,诡计多端,是她领着小天走上了不归路。是她害死了本来活得好好的辛德明。政界的人一旦把手段运用到家中,会比损坏一方政权更让人难以承受。辛德明那么优秀可爱的一个男子,竟败在了这样一个女人的手中。

杜马媳妇 四十六岁,原糖酒公司批发部营业员。后糖酒公司解体 and 几个人合办一个糖酒批发商店。月收入是杜马的两倍。为人耿直,一心为家,穿戴总是捡杜马穿过的。她不明白一个问题,就是她这样一个贤惠勤劳的女人,为什么拢不住自己的丈夫?为什么抓不住杜马的心?

敏儿 六岁,千里冰封的女儿,一个不凡的女孩。小小的年纪善于收藏,那又不仅仅只是收藏,是她想念妈妈的真真切切的心路的记载。她妈妈离开她两年了,是和情人一起提着银行的一百万逃走的。敏儿很聪慧,悟性很强。同她的爸爸一起过日子,能收拾屋子和照顾爸爸。孤单与缺少亲人的爱让她早熟,但她又毕竟太小,驾驭不了生活给她的千奇百怪的难题,最终是她没有算开

账把父亲送上了法庭。

尼泊尔 二十二岁,万里震撼的小媳妇,红灯笼大宅门舞厅的女老板。心狠,果断。一直做着肉体生意,从前是做自己的,现在是做别人的。为人看似爽直,其实头脑不凡。不允许自己的老公和其他女人有染,只允许自己和千千万万别人的老公有染。如果有人伤害到她,必采取非常手段。热爱钱财,一心发展自己,一心发展舞厅,有心计,对于有利可图的人愿意施钱救济。

米尤 四十岁,秀水园小城背水一战舞厅的女老板,舞厅的地点和红灯笼大宅门在地理位置上比肩。生意一度萧条,后增了新项目超过了红灯笼大宅门。

肖长 二十三岁,红灯笼大宅门舞厅的首席小姐。漂亮,挺拔,容貌无可挑剔,后做了万里震撼的情妇。万里震撼给了她一百万元,还给她买了一幢别墅,但是她运气不佳,这些后来对她都没有了用处。她在永久地闭上眼睛之前,肯定会认识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:最不可缺的钱,原是身外之物。她用自己的俊俏搅和了别人,也搅和了自己,不过有生之年她还是过得挺滋润。

小男孩Q 二十岁,背水一战舞厅的,他比较老实本分,唯有那一点比较有能力。他最怕的人是一脚踩不死个蚂蚁的万里飘飘。他平日里是米尤的宠物,每半个月一次的交合,让他有吃有喝。但是他还是没有保住饭碗,因为米尤豢养的小男人从不超过一年期限。米尤是个心硬的女人,为不违反常规她必须抛弃情感,冷落亲情,这也是她生意蒸蒸日上的一个很过硬的表现。

写了这么多人物,都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,次要人物就不为他们一一立传了。他们同主要人物一起,交相辉映,互相补足,搭台唱戏,是特殊的生存状态下活生生的群体肖像。

1

有一段时间我心中很空虚,可能是青春期躁动吧,每天除了上上网,再就是上班下班。上班也没有个好心情,瞅什么都不顺眼,有心和别人唠唠又信不过人家,干脆就游游荡荡东逛西逛。有那么一天我逛着逛着,突然逛到一个电话亭跟前,那是一个长着两个脑袋的IC卡电话,原以为是个人,走到它的下巴颏儿底下才发现它不是人,不是人也就将就吧,就拿起它给我妈打电话,我妈在百里之外,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,就扔下她和我父亲待在那簸箕大的小地方。

我说:妈。

我妈说:叫我干啥?有事快说。

我说:妈。

我妈那头就笑了。

我妈说:我知道你有什么事,你是不是想男人了,在跟我闲磨牙,没关系,你直说吧,没准儿我能帮你出出主意。

我回答我说:哪是想男人呀,若是还用你,我就泡住他就行了。

那是什么?我妈说。不会是头疼脑热吧?我妈又说:不管是什么你都该挺住,你挺着的时候觉得肩膀很重,可是你挺过去了情形就不一样了。

我说:妈,你可真精,你精得简直像一只猫,而我这会儿就像一只愚蠢的老鼠。

我妈说：这不要紧，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，你新到一个环境，一切都很陌生，大家彼此都还不熟悉，你知道一窝猪羔子吧，冷不丁放进一只新的，不咬死它就算捡着了，你得慢慢熬着，熬到你们彼此熟悉了互相才能接受。

我说：妈，行是行，可是总得有些招数啊，我不能干挺着啊，你得教我怎么过招儿啊。

我妈说：要说你笨真没冤枉你，你都快要笨到家了，你不是女人吗？你不会调动调动你女人的魅力吗？反正你也不是处女了，你还在乎什么？

我听出我妈在揭我的底，嘎的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

2

我带着我妈的嘱托来到单位。说心里话，我是十分不情愿跨入这个院落的，它面西而立，对着一条繁华嘈杂的街道，如果不是每天点名签到和十点钟的时候我要去收发室取报纸，我就会一上午不在这个场所出现。但是我又不是一天中一次也不去，我会在下午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，因为这个时候小地和小天不在单位。小地小天不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在，还会有那么一两个秃头驼背的坐在那儿，但他们多半都是不多言不多语的，对我构不成什么妨碍。不过小地小天若在，他们有时也会一反常态，就像蛰居一冬的动物类，一跃而起，和小地小天迅速组成防线，将炮火对准无辜的地方狂轰滥炸。

细想小地小天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亲和力，能让她们立于永久的不败之地呢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原来是她们在单位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她们一个出纳一个会计，小天的叔叔还是局里的副局长，主管全市的公务员任免工作，所以她们就像插在山顶的大

旗,指哪儿打哪儿,在哪里飘起哪里就预示着胜利。

主任杜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,他是变色虫。小地小天不在,他是主任,是顶天立地的主任。小地小天若在,小地小天就是他的主任。这话说起来有些绕口,但是这原因确实是在杜马身上。是杜马爱钱,杜马爱钱都是爱公家的钱,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才是钱,才让他兴奋,自己的钱是自己的,到什么时候都属于天经地义,他没有任何快感。但是这个小鸡抱蛋的过程要通过一个人来完成,这就是小地。小地能妙手回春,妙语连珠,妙计连连,所以他有地方常求着小地,小地就借此机会一下骑在他的脖梗上,弄得他自己不好走路,总是按小地的航线走路。

小地说:驾,往南。他就往南。

小地说:吁,往北。他就往北。

小地的鞭子温温地抽在他的脊背上,常常是鲜血中流淌着蜜糖,蜜糖中连带着粘液,杜马就不知道是去擦鲜血还是去收获蜜糖,还是顾忌粘液。杜马经常走在岔道上,常常是左不是右不是,常常像几个月的婴孩在背地里打屎泥,磨磨叽叽,一脸的无奈,一身的热暖牵挂,一心的前惊后怕。杜马滑稽的样子,就是再有经验的脸谱大师也很难捕捉到他那一刻的情感走向。

3

杜马在喝茶,他的茶都是上等的龙井茶,还有比龙井更好的茶,但杜马也都一律把它们称为龙井茶,这是小地告诉他的,小地教给了他怎么防范,怎么撮杆抽梯,他就暗中长了他本身没有的见识。

这些茶都是小地每月用公款给他买的。小地做这些事时从来都很地道,她把一包龙井推到杜马跟前,随后就会把一张双倍价

钱的收据也递过去。杜马对这些心知肚明,他就假装什么也不知就把字签了,签过字的条子就成了白花花的银子。以此类推,大同小异,借一斑而窥全豹,就全都是一样的马道。小地也不会让杜马亏着,有时她会给杜马个红包,逢年过节另算,她把它塞在杜马的衣袋里,杜马的心就咚咚跳着和脸上的笑容合拍了。

杜马见我进屋,连头都没抬,我也高傲得眼皮都没动一动就从他的身边走过。其实杜马不用抬头也知道是我,因为他坐在桌前,把窗外的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。

杜马见我不理他,就说:你用不着那么清高,再清高的人到我们局都得低眉顺眼,都得是龙盘着是虎卧着,咱们局管着全市人事的生杀大权,我们科又管着我们局的生杀大权,神人有什么奈何。杜马的意思我明白,他是说他的财务科有着财权。

我说:你吹,你可以少给我职权范围之外的,国家规定范围内的你若少给,看有人掰不掰你的手指盖儿。

杜马说:哎呀,丫头,没见过你的还不知道你有这一手,你有没有看过自己什么模样?

杜马在没人的时候和我说话,总是一副街头混世魔王的语气,这和他年轻时当过司机有关。我洋洋自得地说:还行吧,我每天都做一件让人吃惊的事,先告诉你一件吓唬吓唬你。

杜马支棱起耳朵,我逗杜马:我昨日去舞厅,硬是把一个俊俏小生撬到手,他腋下有一个美女,却没能抵御住我的诱惑。怎么样?神奇不神奇?

杜马都听傻了,他暂时忘了和我的争斗,良久他反过劲儿来问:他腋下那个女子也挺漂亮吧,若那样我就敢把小地踹了。杜马从不隐瞒他和小地的关系,这倒让大伙觉得他挺值得信赖。

这时门外传来小地的脚步声,她的高跟鞋踏在地板上像擂鼓一样响,小地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力量,她才二十九岁瘦得像麻秆,

难以想她到老了的时候,皮肤会不会像一张被攥紧又松开的黄裱纸。但是小地考虑不到这一点,她引以为荣,还愿意制造出一种假象来掩盖实际。

小地进来后,谁也不看,直奔自己的座位,她把我和杜马置之度外,是想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。她不喜欢任何女性和杜马在一起,也不喜欢杜马接近任何女性,如果有,不管是正常还是非正常的,她都会以一种不共戴天、有你没我的气势压倒对方,因此杜马成了岩石上的一棵老松,被视为重点保护对象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尽管这样,小地白日里和杜马还是没事找事地总闹别扭。他们怒目圆睁,剑拔弩张,恨之入骨,直到晚上和杜马睡在一张床上,才肯把白天的不快一下子稀释掉,偏偏杜马又特别没有记性,对他来说,只要有晚上存在,白天太阳会照样升起,风照样会从东方习习吹来。

杜马喝着茶看着小地的脸,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往外挪,他要回自己的屋,他怕他若还在此地久留,小地会不给他面子,会把一腔的怒火烧向他。

杜马边往外走边回头看小地,这让他一下子撞到门檐上,杜马的狼狈拨动起我的快乐,我逗杜马:哎,你别走啊,你不是说,晚上我们一起去舞厅吗,总得定个时间吧。

杜马跑了,小地的脸都气歪了。

4

局里来了一个新任务,抽调一个人去搞安全防火,局长让杜马通知我,去二楼局长办公室听候指令,杜马斜着眼睛看我,那意思是:你看好吧,有人能制服你。

我不理杜马,昨天愚人节,我给杜马发了一个伊妹儿,约他去正大街的缘梦聊吧观看夜景,正大街的缘梦聊吧面街有一面墙,墙体通通都是两厘米厚的玻璃砖,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小地的家。我的诱惑发出之后,我想杜马会立即赴约,因为杜马正值四十开外男人坏的年龄,他体内的荷尔蒙总是让他春心骚动并有过之无不及。果然杜马去了,他在那里等到大半夜,没看到我却看到一幅他宁死也不愿相信的场面,他在另一个包厢里发现了小地,小地和另一名男子兴趣盎然地喝着晚茶。白天他和小地在单位里吵了嘴,小地让他给买一件价值一万元的风衣,杜马说没钱,小地说又不花你的钱,两个人就闹翻了。财务科时不时有一些小收入,它们平时被封存在科里的小金库里,杜马明白小地是想花那钱。

杜马在第二天有一天的时间没和小地说话,但也没和我说话,他在恨我让他看到了不必要的场面,而我也确实不是有意而为,一切纯属巧合。

小地经过一天的狂风暴雨在这天晚上多云转晴,她一有笑脸行动上就会有彩虹,果然她要请客,请全科室的人都去,她说她中奖了,虽得的五等奖,她说不在多少,在于运气。小地用运气请的客,结果谁也没去,到头来还是杜马一个人和她亲密去了。因为谁都明白小地不是请的大家,如果有人不识趣地去了,小地会掀桌子。

我来到二楼局长办公室,局长说:派你去搞安全防火,愿意去吧?

我说:不愿意。

局长一愣,说:为什么?

我说:我是财务助理,和防火不贴边,再说小天怎么不去?

局长说:小天有小天的任务,小天要去培训,我今天就派你

去。

我说：谢谢局长，不过可千万别因为你是小天的叔叔。

我回到办公室找杜马，我说：你不是说让我为你女儿谱首钢琴曲吗？明天一早我去你家，我谱曲离不开钢琴。

杜马的眼睛乐成一条缝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你和色狼有什么两样？

杜马说：哪能呢，我怎么会像那东西，我也有为人师表的时候。又说，你需要我在家吗？不然我把钥匙给你。

我想了想，向他伸出了手。我说：你最好别留备用钥匙。

≡ 5 ≡

夜晚我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里，这是杜马为我安排的一间办公室，里面有一台能上网的微机，我无聊的时候愿意和千里冰封闲唠，千里冰封可能是个职业“杀手”，他说什么都有一股子冲劲。千里冰封是他自己起的名字，他都打出旗号好几天了，都没人愿意到他山头上拔旗，他都要偃旗息鼓了，忽然看见万里雪飘像个雪人似的飘然而至。万里雪飘就是我，我注意千里冰封有些日子了，但是那几日我忙于和一个叫老号的聊天而没有时间理他，现在老号去德国了，我就闲置起来。

我给千里冰封打出一行字：九层楼上抛彩球。

千里冰封立马答道：十八层地狱敢过招儿。

他又写道：你再不出来我就要把胡子刮了。看来他把胡子看成生命中的第一重要。

我说：那是干什么？你还是让它长着吧，你没看狐狸的尾巴越长表示资历越深吗？

千里冰封大概乐了，他说：好哇好哇，你说什么我都高兴，我

来问你几个问题吧。敢情千里冰封是要考考我的智力。

他问我：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是谁吗？

我立即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快速回答：曹操。

他又问：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是谁吗？

我回答：曹操。

他说：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吗？

我回答：曹操。

他又问：你知道世界上最老到的情场老手是谁吗？

我没敢回答。不知道是谁。千万别顺拐。

千里冰封等了一会儿，见是个删节号，就刷刷刷打出一行大字：大仲马。

千里冰封的幽默让我笑得前仰后合，我在字幕上打下无数个哈哈。我打下这一行字，千里冰封更绝，他打下一行哭哭哭。

我停了一会儿，问千里冰封，我说：要哭的不是你，是我，我遇到一件芝麻大的事儿，不过它老让我不舒服。千里冰封打出问号。我说：就是我妈，我妈那糊涂虫总让我施展女人的姿色，意在摆脱我目前的烦恼，她自己婚前不检点，现在还来教我，你说她是不是一条母色狼？

千里冰封：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，你是不是哪儿出了毛病？

万里雪飘：没有，我很正常，她是一条母色狼。我十八岁那年她也十八岁，她竟成了我妈。

千里冰封大笑：敢情她是你的后妈，后妈那就另当别论了，不过她除了能俘虏你爸，她说得也十分在理。

万里雪飘：我必须更正你，不是她俘虏我爸，是我爸俘虏她，她那会儿是酒吧最出色的小姐，每天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时见到我爸，她在明处我爸在暗处，你说不是我爸俘虏她是谁俘虏她。